#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論著

雜著一

默書并序　河東先生

昔先王將歿而遺此書也蓋得之於心記之於言言雖有句未成章或前或後皆離其詞莫貫其義異乃緝而聯之名曰默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窮其極嗚呼先生以數年之履默而著之後必有默而觀之默而行之者默之義遠矣哉凡六百二十三言

夫有命有性有情得其性理之静至静至樂至動至變至常忘機至樂忘寧求有于無無不有不求無於有有其無也無爲無所爲万物熙熙有道有名道万物擾擾儒之爲教防乱也爲功惟深所立固也依事能長所居安也天地之道生死者也晝夜之道動静者也易言其大也知大者王知小者亡南夏多

也西秋先也故聖人用時小人用物君子用道小人用機良聖之家其無亡也善者葬之家其無昌也物久即弊事久即厭善久必揚惡久必亡護天之守守失之侵侵失之陷陷失之亂亂失之除除失之絕小惡不戢大惡必生小善不獎大善不成小道不用大道不行終身為其善君子不足也一日為其惡小人有餘故善亦不足爭亦不足怨亦不足愛亦不足天下之害不足為大有不足而与之足成吾所欲必賜乎恩洗仇緩寬求大与小卒終無安求小与大望仇而拜家無毋乎無尸國無臣乎無人陰言其惡陽言其善臣道也公与之罰私与之賞君道也其生所信密偏所親作者默而若畏知也衆美前焉衆惡察焉上疑下欺君臣乃離有道以民用刑無道以身用刑違悲物性急其散疾物性緩其強乎剛而細無不利柔而大莫能敗遲速適時万事以宜示弱者必強示強者必弱有能者為無能亦有能也無能者為有能亦無能也兵惟力勝智惟言多行怯死無

務怯學無成兵敗如屍兵勝如虎進若決河止若斷柯以死道死爲霸之事亂亂跡也思亂亂心也解人患在深解已患在淺拯溺多功救危多德責之不及寧若救之不及也責失其心救得其心民無所役君爲之役物無大焉所近必狎罕所膳者也終所私也甘奪其味貪君不死非朝不華衣非宴不多味君子也民有四焉秀豪藪貪物從類聚善惡成焉南文尚訟北武尚殺非大極異爲史不書行異無疑謂所寄也難異有思知所遑也

## 續師說 并序

河東先生

昌黎先生作師說亦極言於時也謂夫今之士大夫其智反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嗟可悲乎誠哉尚其能實乎事而未原盡其情乎故後其辭而作續師說云

師之所以爲道也皆可就而學矣上之人資以哉乎性也中之人導而使本其善絕其不善也下之人雖至愚也猶勝乎不聞而果溺其惡矣究其人之賢愚雖賢一也幼退而無教豈能自

殊也迨長而成分矣吾何以是言哉以夫孔子之門人其大也三千其博也大万未必皆其上智矣中豈無其下者耶其所以不流于惡而悉爲善以其訓習之故也苟悉上智也何獨七十子是稱哉謂夫設有不善者今而不聞也即有之當時皆爲徽匿乎聖賢其何繇焉盖師之益于人良是矣乃吾言賢愚之性無殊焉在乎師与不師也故所以世不可弃其師人不可究其性師存而惡可移師亡而雖善不能遽明也天之生人賢愚也造化之道矣吾謂若然者師可教而能易之力其与造化敵乎何可輕其師哉今世之人不聞從師也善所以不及于古惡乃有過之者而復日新焉雖師教之不傳猶能方一其有善者賴古書之存得而見之若是也將士之即奈何乎學而爲心与古之學者從師以專其道今之學者自習以苟其祿烏得其与古不異也古之以道學爲心也曰吾學其在求仁義禮樂歟大之以通其神小之以守其功曰非師吾不達矣去而是以皆從師

爲今之以祿學爲心也曰吾學其在求王公卿士歟大之以蕃其族小之以貴其身曰何師之有焉苟一藝之習已也聲勢以助之搢紳以成之孰不然乎夫而是以不必從于師矣古之志爲學也不期利于道則不學矣今之志爲學也不期利于身則不學矣捨是則農兵商工之必爲也與其朋友言之必曰吾何時其出矣仕遂吾身也彼之坐者亦曰然上位之人誘下也則亦曰善從於世善附于人俟取其祿位而來餘恒無爲已所知也嗚呼舉天下而孰見從師與尊道者矣斯不足貴也若是師之于今何能得于世哉吁人之不識其利也愚甚乎苟今能從于師則已追夫古人矣而復兼彼聖賢之經傳廣而在于道也不其易于力而速其神乎安古人之從師能若于今人之從師也斯皆莫者趨而識之者時咸背塗而遠走之豈不可惜也哉斯乃非夫師之不行于人蓋夫人之自不幸其已者也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則
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於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獨貴尚之
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
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于富貴私豈
於己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
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与足今之世與古
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
之教民亦以道德仁義是今与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
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
傳授其人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
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行之豈有
過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將以言化于人胡從于吾矣
故吾著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
可謂爲古文古文者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

理為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豈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瀆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于宮中眾豈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安於眾哉苟不從於吾非吾不幸也是眾人之不幸也吾豈以眾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縱吾窮餓而死死即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為我罪人乎

## 海說　　同前

夏禹理水東入于海百川會流混波而注能納是水者謂乎處

下也雖處下也且水注其內自古至今無暫息焉固有盈而溢之時也既不聞有盈而溢之其水是解包地也夏禹既能理之必能知之矣所以不言者陰陽運化之道自然往復也歷代言之者多矣皆未究其本乱其詞或言納于尾閭矣或言注于大荒之中矣其餘言者不復正其所說且言尾閭者是羿射落之日也落之為石其大千里炎熾其質故能滲納其水焉且言注于大荒之中者言大荒之中有天臺之山有不勾之山有融天之山海水或東入焉或南入焉或北入焉以尋言之皆非也言尾閭能滲納其水者以其炎熾者且物有燃之于火炎熾極焉以水沃之不過一二即水然不復能滲納水矣且海自古已來積衆流之水多矣若尾閭能滲納其水豈至今炎熾乎以海沃之固亦水矣物之情為人之情豈遠哉尾閭若不水而能滲納其水即必有物于今常燃之矣未知燃尾閭者用何物焉是知尾閭之說虛誕訛也其言海水入于大荒之中山也是大荒之

山內別有納水之地未知其水竟在于何也若有納水之地亦與此同海矣豈此不能納而彼能納之也其說亦以訛矣予以爲天地若人之身江河若人之血人身之有血常會於腦會而復散歸于四肢之中苟會于腦積而不散即卒成疾矣疾成于內人亦殞其命也運而不竭是能動轉手足變易神氣爲物之靈也爲命之固也江河于天地之間亦若是耳流會于海復入于土散乎四維居地之下使地能厚載万物者以水扶之也且掘地逾于尋丈則必有泉湧而出矣以是而言豈不然乎苟若會流于海無所散入則浪溢天地勢弱生聚安足勝也是知百川之朝于海不能納而涸之也亦復循環天地之中東而復西南北從矣陰陽運化理在于此又天地之氣結爲山融爲川結爲山者古有所定大小高卑名數無其致易融爲川者則流而不止浩浩乎徧豈融爲川者即往而忘反結爲山者凝而能定之乎苟結而無定則曰大其形徧天地矣豈有九州乎豈有万

物乎是水其天地之半山其天地之半也今之人民何其處焉見知結爲山者古今定矣融爲川者古今亦定矣又或言海有大魚曰鰌身橫于海之中朝出其穴海乃潮焉暮入其穴海亦潮焉鰌之出入有節故潮之朝暮有期此之說鰌之出入能致海有潮之進退也是其穴與海相侔也未知海之河地乃能容是穴也又爲虛誕甚矣予以水者凝陰之氣所成也大凡陰陽之氣皆自下而外乎上日出而陽盛日入而陰勝夫旦之有潮以其陽氣發于地中陰氣上散水以陽逼之故從陰氣以溢乃朝有潮爲夕之有潮以其陰氣發于地中陽氣上散水以陰扶之故從陽氣以縮乃暮有潮焉此之數說於海者皆不可聞于人也然說于此者未必彼非而我是彼虛而我實以情測之以理究之即我之說爲當矣慮其好迂怪之徒泯絕吾言故著其辨以廣于我之徒也

海說　雷夏先生

凡物有納者必有所出吾見其納也未見其出也然則孰於天地亘万世滔滔百川畢晝夜而東注雖海之鉅者庸能不滿溢乎伯陽謂海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之以未盡得海之旨故爲海説夫海之于百谷固爲王矣固善下矣然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泄也猶聖人之道日用而不知故朝夕被海之澤者曰海之功也何以明之海涵虚東方窈迩陽谷每日登于暘見氣騰乎天由是蒸而潤者謂之霧凝而需者謂之雨飛而結者謂之霜飄而散者謂之雪雨露之生成雪霜之收藏是万物朝夕被海之之澤也明矣譬設爨于釜盖之以盎缶則釜未沸而盎缶巳濡矣物之小者猶亦况巨浸乎故曰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或謂方載万里海在一隅豈海之澤能徧于天下邪噫海既爲王矣則以五湖爲五侯以九川爲九伯以四瀆爲四岳王于池注沚彼澤浦藪皆小臣也故五侯得以專其意九伯得以供其職各以其所屬土地分野而爲雨露以生成之爲霜雪以收藏

之斯亦上尊王室而旁布民利也誠所納而必有所施者尊故古之王者原任蒲來以處信御天下不敢侮于鰥寡况諸侯乎故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未聞禹之盈而覆滿而溢也蓋所納鮮而所施廣矣西受積粟渭橋聚錢鹿臺知所納而不知所施故盈而覆滿而溢亦宜矣是知海不特以柔遠而為尊亦以惠物而能亦是以乞其膏者易象有悔竭其澤者詩人收譏自秦郡天下恩枯惠乾食民若蠶吞國若鯨六雄之觥餘而不犯兆民之首懸而不解漢用晁錯削奪諸侯親親之恩絕于上憧憧之賦疲于下厚斂自足多藏取亡吁可惜哉以至天道用違人心以離春露之不滋夏雨之不時秋霜之不令冬雪之不正怨氣積而為驕陽誇言振而為迅雷餓膚散而為飛蝗戰骨化而為暴雹凶荒盜饑良由是歟嗚呼國君者大海也諸侯者江湖川澤也兆民者百穀草木也國君善下則諸侯歸之國君利下則兆民戴之苟有所納而無所出知其積而不知其施則諸侯叛兆

民亂矣又焉能長久乎如是則爲天下者無于人監盍當于河監

## 并誥

雷夏先生

惟四年王歸自亳并敷誥并民作并誥并誥王若曰惟天壽万物罔厥私惟君克肖上帝宅兆罔厥暴天大惟其辰星罔不拱人大惟其君邦罔不順不拱之謂乱天作咎不順之謂逆君行罰古先哲王奉承天休時惟有唐討厥丹浦時惟有虞征厥三苗在後世王克嗣二帝以征以討以正厥位惟台宗德荷天之寶命在厥躬祗惕危厲若濟巨川海而弗膚舟惟其弱我先王啓土建國十有八祀克用于賢冀克修于兵乃儉乃勤西慈西仁德升于天天降祐我有宋俾万方奉我命惟巴蜀交廣湘潭吴越人罔敢弗率非天私于有宋惟天輔我先王之明德我先王受天休命若將不逮厲以太牢報功于天祀于圜丘嚴配我祖庶邦冢君罔不助祭時惟有并恃我命不供職我王奉天行辟問并之罪大動天兵用殄厥世天之曆數在予一人奉承先

王之令德以蒿天永命乃繕于甲胄治于車徒用集我王之遺烈在并王元致猾弗及罪惡日餘毒流于下民罔攸蘇國艱厥食督民先成祖至于牛馬羊豕犬雞莫得蕃息民咨胥怨訴于皇天天鑒并民俾予弔于爲敵咈天以速台罪伏順敢逆并人率服惟并王元台亦有破莫俾即生戕俘大廟光我祖祔群后咸覲以秭台德嗚呼并王元返道于天戾道于民非予咎繇實自喪于厥身殄厥并民悉聽朕言闢乃田廬修乃耒耜復乃業乃流湯離析若并元時合其子育汝教率我化從我教我其賞復我政違我道我其刑惟刑賞在台手勅從訓言無或怠王既亂并思偃武休兵且將東巡狩于岱宗作告成

好惡解一　　西岡先生

甚矣世人毀譽之極也觀人之色辭則是非紛焉其色之莊也譽之則曰重而有守毀之則曰很而自恃其色之和也譽之則曰易而兼容毀之則曰諂而求合其辭之寡也譽之則曰慎而

於譽毀之則曰險而伺過其辭之博也譽之則曰通而適理毀之則曰夸而尚勝爲是説者皆好惡之爲也好惡發乎其人非性之所好惡也噫色与辭爲足以盡其中耶吾將一之以並觀其色不曰亟則曰易而已聽其辭不曰慎則曰通而已與其失於譽不猶愈失於毀也若夫察其中也必考乎古聖人之道由之者貴之戾之者賤之貴者爲君子賤者爲小人貴賤者君子小人之分非吾所得而貴賤也何好惡之爲哉

## 好惡解一

或曰子之謂好惡哉乎其人非其性之所好惡爲識者玆惑焉夫介者好拘通者好放晦者好默察者好辯反是則其所惡是皆性之偏固者也若因其人可好則好之可惡則惡之不亦廣哉予釋之曰吾疾夫世人毀譽之亟也僅其外而不考其中摘其末而不究其原故于色辭而言孟浪之爲好惡非其人有可好可惡之實也是以一之於怒而已則性之偏固者不猶賢哉

果其可好惡乎固曰君子小人之分矣詩云好是正直傳云惡佞雖聖人不無好惡也庸何疑哉

## 好惡解三

或者復有好惡發乎其人與性之所好惡奚以異耶人之性莫不有好惡者也其施於人同者好焉異者惡焉是好惡皆發於已何從而發於人耶予應之曰吾友有愛直者其議論古今必以直爲愛也然有所不喜者考其人慤士也予質焉答曰惡其邪也是則惡者是而所惡者非也或者遂解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一

論著

雜著二

雜説三篇并序　　六一居士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隕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乎耳目者動乎其中作雜説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一月而一周天又疾于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強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乎然則君子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而

息乎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歌若嘯何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抑歎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隕于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惑者方曰足乎利欲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踐道則末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大舜之孝是也盖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三年而改者不欲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戚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父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為其父者能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謹宥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

孝非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亦必責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矣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耶昔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於世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 養說

徂徠先生

古之養士也薄今之養士也厚噫養薄所以責其厚養厚所以責其薄君子之設教也有心哉夫德厚而養從之則養居後焉養厚而德從之則養在先焉養之後與先皆要之于德而已矣易之頤曰正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正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夫養以要夫德所養正也德而後養自養士也古之人厚不以薄而居其厚故養薄焉今之人薄不以厚則不能勵其薄故養厚焉要養之意深矣

## 雜說

東坡先生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

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 日喻　同前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与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常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与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致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与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

學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 問養生　同前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与日俱逝夜与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与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乱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与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咽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与我接也唾与咽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

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与之接而不变变之至也变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内順而生理備矣呉子古之静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 怪石供　同前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与玉無辨多紅黄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

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与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從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黄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　同前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与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撫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揖之皆幻則喜怒雖存而根亡刻与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盤云

續養生論　同前

鄭子産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狠故爲小人予參二人之文而爲之説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臟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鉛汞龍虎之説矣何謂鉛凡氣之謂鉛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鉛也肺實出納之肺爲金爲白虎故曰鉛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膿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内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説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

攻竅色外誘邪徑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癆瘵是汞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汞鉛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鉛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眞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亦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爲離離爲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溢于玄膺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

行一曰水得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胃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于四支浹于肌膚而日壯其究極則金剛之骸也此鉛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 義居陳氏戒　　淇水先生

予之姑適陳氏既若干爲其家之長一日馳書數千里謂清曰陳氏以孝弟聞於鄉里其族而居者累世矣府嘗以其義言之于朝而詔書表題其門復其徭役以爲勸我嘉陳氏之能亦也而懼後世之子孫或不率不共以隳其緒業以爲長者羞乎汝於陳氏甥且故而孝弟之教亦君子之所樂聞也汝其爲我爲

之戒使陳氏先有所法焉清臣曰惟義可以存利義者乃陳氏之利其何俟於戒矣鬭爭離散之患皆起於不義今陳氏之爲義也久矣義則和和則心親而力一心親而力一則其室可得而居其貝可得而有也然則義之爲利也不亦多乎庸人之見則異於此彼以謂爲義則喪利是以嗜利如走下就義如登山甚者至欲殫殘其骨肉之親而以左右手援貨而納諸其篋匱是必爲族人之所弃終於流亡困窮而已矣則何利之得哉且義者非有所難能也如事其長子弟事其父兄厚於衆廉於已如是而已亦今屬予爲戒予既不可以辭而且多陳氏之義猶慮其後世有庸人者出惑於義利之損益而以敗其類予故取義利之說以示之若族系之盛則鄉之儒李先生焉君誌之已詳

## 師說

廣陵先生

上古之書既已泯沒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常作一本之學求

詩傳記間載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亦有名之（一本作辞名具存）法周則大備故其施設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目（一作財）也雖世有攻捨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者兩立不可一毀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指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各井而民自食業雖有士農工商之異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縛其游墮淫其淫（一作衺）勑其強梗其治略以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士之子皆入學為之師以諭其道為之保以詔其業示之知仁聖義忠和使相充擴（一本作存擴）孝友睦姻任恤使相修飾（一本作）禮樂射御書數使相開（一作睞）故其左右之閒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造其浮磨書漸（一本作浸）之成則入孝而出悌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為君臣盡其所以為臣學典一昔良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于餘周（一作）固如膳石之於將墜其引綴未絕者猶一綫髮繼之暴素不扶

而制遂至隳壞漢興宜大更制而時補維之故其俗無所勸懲民所為卒放壞不至治然能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徒令其衆賢良求經術以對當時得失於古雖未爲善而其風俗遂號爲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漸漬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苛刻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尊新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數十計魏而下寖以沉溺更數十世惟唐爲近古大抵財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爲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漢唐已來例（一本作類）常任儒矣卒不至於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不儒用（一本用作儒術）不而然尓其故在於學師不立而有（作一本）時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録枝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爲儒之任而又上之人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誠而明者非生而知則出於教導之民而修習之至也如俱爲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心且何自而明又誠也夫天下之才

力一本作勉訓導而懋勉之猶且患其淑孤故七十子身逢聖人而親薰炙之其間占見不爲不至猶且崇愿參會師僻由世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爲宰而賦粟倍又况後聖人數千歲其書殘缺訓註紊又資材下於數子而欲聽其自爲而不立學占師猶其顛擠而顛不掃也如坐待其自覺而取之多見其稀闊不可俟也自周至唐歷數千歲其卓然取覺自名可以治國一作秋者由孟軻抵韓愈纔四人是其力能扶持一本作擊捄其教而竟不之用者所以歷年之遠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若是其少無如廣學而樹師續其所不長擢其所未高使知所以爲治而識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覺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門徒教一本作名師者先數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耳惡得爲人師惡得爲人師

過說　　司部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非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也以其非禮非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過以其過而止者皆是也以其過而止之者又皆是也是何勇於爲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者爲愛人邪豈衆人之爲非禮義而懼人之爲聖人也邪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一

論著

## 雜著三

公是先生

### 雜著八篇

一篇以謂非獨百姓為有俗也至於百司執事亦有俗也為國者謹察其俗變之則治不變則亂不可不慮也然則今執事之俗何也曰今執事之俗以希世為賢以守道為拙以苟簡為治以姑息為安以佞諛為禮以雷同為義以希世為賢故巧競之路開也以守道為拙故淳樸之節消也以苟簡為治故政有所不舉也以姑息為安故事有所不脩也以佞諛為禮故忠信之士匿也以雷同為義故正直之風壞也雖然此六者非忽然而敗也若火之銷膏若泉之穿石漸之積之將放於盡而止不盡則不止方其未盡也可不變邪故及其未盡而救之庶有已乎然則何不視其不為希世者而賞之賞之以矯其為希世者歟

觀其守道者而富之貴之以爵其不守道者有視其治苟簡者而黜之辱之以進其不苟簡者視其安姑息者而黜之辱之以升其不姑息者眎其佞諛者而糾之謫之以振其人使諫者視其雷同者而糾之謫之以來其不雷同者如此而人盡其心吏專其職內之無親戚外之無朋黨亦不數歲而胥以為俗天下何事之不治哉今至使國家者委之天曰治天也不治天也抱道德者委之命曰達命也不達命也凡治國家在人而學富貴在賢今世皆委之天與命者六者之俗不除由直相混淆故知其無可柰何者為此言也夫習俗之人惟是其是不見其非也是以禍至而不知今不能變之人其必有任是者矣嗚呼上天之銷膏可不戒之哉

一儒以謂古今不同風化不一帝王之政在謹察其時之俗其善者敦而悅之其惡者反而新之然後政可行也今天下之俗其何如哉曰今天下之俗習於機巧急於財利薄於禮義緩於刑罰機巧習則用不足財利急則盜將起禮義薄則君子隱刑

罰輕則小人肆此固反而新之之時也其反而新之無說乎曰有欲機巧之反也莫如尚忠厚欲財利之反也莫如遣蒙士欲禮義之反也莫如謹制度欲刑罰之反也行斯三者則刑罰重矣其要在知人知人者求若人者尊之使可則也貴之使可尚也富之使可悅也百姓惡有不勉而從之者乎夫百姓者固見利而不見義今自使其見為利不若為義者之榮也惡有不順乎今自使其見為義不若為利之榮也惡有不悖乎

一篇以謂三代之王各有官刑所以然者公卿大夫操事任職與百姓異百姓以勤力效事為務而卿士以興化致治為責其法不得一也近觀春秋之義責賢者備責不肖者略所謂賢者固卿士之品也官刑見於書傳者夏則昏墨賊殺商則具訓于蒙士周則多矣今刑法憲章所以防禁小人摴博強盜爭鬭毆舉者甚備而卿士大夫其荒慢頹僻傷教損俗者於法無比則

置而不論必求其搶博淫盜爭鬪毆擊者然後舉刑焉彼爲卿士大夫者雖甚不肖亦安有爲夫市井小人之爲者乎苟不爲市井小人之爲則皆良大夫也而其懷惡頑僻傷教損俗有甚於市井小人者反置而不論不亦捐下詳貴上畧乎是背於春秋今宜粗定官刑以興化致治賢者之任責之使夫居官者有畏也亦不待搶博淫盜爭鬪毆擊而後罰之矣則必思正其身以扶世道民知是不亦中乎

一節以謂古之公族高可以表臣鈞下猶列大夫所以能礪者誠教訓服習之至也人之材性賢愚不同賢者可使亞聖愚者可使畏義若飽食佚居而無師保之嚴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今公族子弟雖有讀書伴讀頗不能開導其性假使天資拔異猶不自知况其言訓漸染何由振起乎古者太平之世無棄人今公族国之枝葉也其賢者未嘗效用中下又不養育但令飽食佚居其爲弃之不亦甚乎天下一家四海一法荒徼山野之

士無不聘取可謂立賢無方矣而親戚懿私以嫌不用公然大
夫壞左官附益之疑莫肯任忠信建言其事幸天下常寧固無
可慮若時俗變或有彊臣跋扈而公室叔弊無權無拳不足畏
憚前古如此可勝言哉夫言已然之勢於未然之時俗必笑之
及其果然恨不早圖何可及邪魏文帝明知秦所以亡者無親
親之輔而拘束子弟愈於盜賊國不三紀移於彊臣此可謂昭
昭之鑒也今為政之體用兵之術苟平生未嘗見雖抱智勇或
失規矩今公族甚多宜選賢儁歲並數人令曉民事君其大
雅卓然便借以權柄此與任庶姓異族功相遠矣詩云揚之水
不流束楚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又曰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
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之親親也其所以然者稟性受
體其源異以出於天性而不可解於心也故公子不去國嗚呼
可不念哉可不念哉
一篇以謂古太學教胄子以九德及其學成志就足以不惑

然後授以爵位故二帝三代世族胄子多得賢材今公卿大夫郎吏以上皆得任子弟上者至京官其次仕州郡非便專學問道藝以業富家貴族耳勢家力鉅易以謀通往往據要職重任十有八九嫡庶不分賢不肖混淆天下常苦官衆員少者此等害之也可爲著令諸當任子者得任爲後者一人餘皆不得若自以有殊功異行詔止名者不用此令而令朝臣以上子弟悉詣太學著籍受學爲設五經博士隨所欲學從博士習之間歲輒一試如漢朝射策取問經與大義通五經四經爲上三經次之二經爲下不及二經且勿舉經以十道爲問不失爲上失一二次之失三四爲下失五勿舉既得其人以學優劣制其爵祿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微也今其子孫材高自以高官予之稱也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崇也今其子孫材下自以小官予之亦稱也人當以言行爲類非若萬物可種傳也如此仕者皆得其人經義益脩矣

一篇以諷古者求士先退讓敦樸者欲以厲世矯俗也士之進世求者亦偃蹇自厚而鄙小榮利是以人懷廉約之心俗長敦厚之風若不得已而應聘效吏則諤然中立以道進退何則其素所操持者不近勢利也故古者鮮患失之數今進士得多自十歲以來歲歲增益州郡所舉會卑尚書者常三千以上若盡以為賢是何賢之多也雖兎罝之世不能及此必若不能盡賢但啓貪競之心開奔走之路非朝廷之美也又懷利于進至相類誑發揚其短長或携手揚袂挑撻傲盞無復廉士之態習俗為常不覺不禁必復有西晉放曠狂譎之敗臣竊以謂宜令州郡間歲舉進士者取其實行經學試之如大學胄子大郡三人其次二人其次一人無則闕京邑四方所則士之占籍多可令五十人餘京或五人七人其佻薄無行者擯斥勿收如此號為州郡舉進士可矣非進士自舉也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然不唯進士自舉而已至於賢良方

正亦自衆也豈又過此哉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
名者古將高卧嚴處不汲汲於圭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
今皆循循然類顛冥於權利而進矣爭門蹐揹不足諭其情側
肩攫金不足况其態鼓腹自衒衒不足比其義無乃其實與其名
不相稱哉今世皆知高賢良於進士矣不知賢良之害於俗甚
於進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兎焉可逐而取
也彼聞之者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
曰有麃焉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也必將有舍耒而往者
矣則兎小而麃大故也夫進士兎也賢良麃也二者皆足以動
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故女以自媒為醜士
以自獻為汙今朝廷使公卿大臣舉賢良方正則名實當矣
一篇以謂太守縣令牢民之官久則民愛之畏之不久則威不
下德不及今數移易少及三年者至於善郡或數月一易人知
當遷懷苟且之心吏見其上當去又欺罔之或因緣為姦不可

蓋擬如此朝廷雖欲使二千石宣布教化勢不可得二千石雖欲為朝廷宣布勢亦不可得而民吏奉承長上又非獨易也或賢好不同或寬急異術或取捨殊路或懲勸相敵朞年一變法數月一易政雖有古心不知所從若不如指蹤朴隨之豈不可憐也哉宜一以九年為限又須令守宰募兵滿率者賞之如此則守宰夫字民之任而更當主兵也夫守宰以古民田戶口衆寡為殿最久矣今一旦以募兵為事若不藉流人將安取之哉流人不復田畝而為兵守宰貪其賞格必無禦之者不出數年天下喪失戶口必甚復安得人而充之乎若滿率不賞則弃信也方欲用兵而先弃信不可為也若滿率而必賞之則欲賞者必多誘與朝廷安集饑餓之人乎又宜假守長以權使輕重有所出吾通自然當衆坐之皆準此當久耳

一篇以謂蓋上謀及卿士庶人蓋以通下情慎事機也今天下之事唯決兩府假令盡得賢智猶當謂未況又未必得賢乎凡

吏民之害或興建利害朝廷大事可依唐僕故事令百官雜議

議而行之以法洪範稽者謀書有所為或一年或二年或三年

或數月之間又輒收格此皆謀於不審議於苟且未行之時以

謂萬世之策也事未及半乃知不便因而止之耳故數下不信

之令輕損神明之威非朝廷之福也若謀而後行議而後決安

得此患乎又頃兵興以來調度不足吏民獻攻戰之策富國之

術者不可勝紀高得入幕下猶衆軍抑豈無碩畫奇効可施之

當世者乎然浮偽猥多善惡不分時議皆謂懲張元吳昊姑息此

輩以故扇習更求試用造作詭譎興出事端欲以僥倖主上覬

取資利此不可不察也若禁其端則下情壅塞苟有至者而執

賞之則姦偽滋長宜取所言下賢臣考校驗可用者則聽待詔

其不可用者罷之所待詔者或必試用則數近臣問狀若策試

時務皆無虛偽然後隨其器用之則留者必自以得上心失者

必自不恨今者置同一槩無所玉石或長材異謀不見旌別雖

被國恩猶以為恥其庸庸者則又過之或私相假借文字竄竊名姓或密從左右刺取前人所上書之嘗奏御者謄為己有所以覬中上意百端千緒不可不察也其言興利除害者類無遠識以捃克為智以斂怨為德以一切為便以米鹽為能宜司[illegible]之柄為行下於國未有毫髮之益而民已有丘山之損豈可持久哉凡若此類尤宜與衆議也議必可行之議知不可奈何行邪今朝廷非無議事之典也所謂數事而已詳大言則議之謹大臣則議之皆有司成其文而郎吏以下習唯而已非能有所指發異同也而諸近臣輒移責自便不若其期如此孰與本不議耶名實存亡何益詩曰詢于芻蕘芻蕘猶有可詢況諸大夫乎又議事丞相下九卿九卿下州州下郡郡下縣縣下鄉

## 雜說　　靜吉老人

孔子不可致力顏淵可致力自致勢以至於不可致力

上下尊卑分也是非曲直理也分所宜墮而理不可奪

世治人才見於功名及物也世亂人才見於學自脩也
孔子縱心顏回克己孔子畏杖曾參易簣雖易勞逸若相去
千萬而同於所至者學之力也
孔子削跡於魯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厄於陳蔡非不幸也爲
以仁智責之而孔子曰諾是眞不幸也
人之精神分散於眼耳鼻舌身意之閒知用而不知收猶理財
者日出之而無所入也
海未嘗有求於百川之意百川自來赴海
人之爲不善亦有欲爲而勢有所不得爲者方其不得爲而
不爲疑若可與爲善然勢可爲而不爲然後眞可與爲善也
慮之於未然爲之於閑暇故雖劇而無事事之勞
始也有我終乎無我不有我則爲惡不能力不至於無我者亦
未造夫學之妙
人之不能使我之從彼也猶我之不能使人之從我也

棟宇可以庇風雨而衣食可以充饑寒非其力得之受用一人自當有愧如高居廣厦鮮衣美食而曰吾所應得可乎

耕者不得食而食者不耕織者不得衣而衣者不織以為當然其然乎其不然乎

狐媚鬼物猶能造作語言以感人文章之無益於世者豈小人所不能

孔子之教人齊乎為荆山之璞不為東郭之竽

世界高下不平虛空平等不動

理之公足以勝情之私

士蓋有知道之可樂者而簞瓢之憂足以勝其樂樂道而忘簞瓢者惟顏子一人耳士非無簞食瓢飲也惟其憂而不樂也簞食瓢飲等而憂樂不同則人之相去遠矣

人各有所好觀其所好則其平生之所底止亦可槩見其凡大者自然小者循習要皆不可偽為者

士常處貧賤其中為憂衣食故不得盡力於學而世之所謂
學者出於貧賤之士常十九求之於富貴蓋未能百一千一萬
一也然則貧賤何負於士哉
府史胥徒得以去勝士大夫上大夫不得以理勝府史胥徒今
日之大病也
道之所在處賤猶貴陋巷亦貴也道之所去處貴猶賤璐臺亦
賤也
治世之法簡亂世之法煩小人愈趨出於法之外則愈隨而防之
會不念教化之不脩而罪法令之未密也
君子之過與小人之過相萬萬也而世俗均謂之過君子之過
顯而易見小人之過隱而難知君子之過可以言小人之過不
可以言君子耿介不媚於格故其過常若不可忍小人善柔與
物推移故其過必有能恕之者為人上者不可不察也
激于戰笑排阜塡其胷中意所不防風波起於平地車馬舟楫

之力所不能過也

三代以來純以行取人孟子所謂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者蓋其末流也然在孔子時已常憂其行之不能符其言者矣之也曰欲訥於言者憂之也曰言之不出者憂之也嗚呼漢以下純以言取人其孰能甚憂之哉

虛則明實則礙論古人之是非若數秋毫審一巳之去就不見丘山

天子以論相為職宰相以用天下人才為職

陽貨以大夫而慢孔子臧倉以嬖人而毀孟軻貴賤雖異其為無禮於聖賢則同圯上老人命張良下取履淮陰少年命韓信出跨下賢否雖異其為有激於英雄則同惟老於世故者審其異而察其同故能無所忍無所不益

古之人以餘力學文而非後世所可及後世盡力於文而終不及古人蓋古人自根本中流出是自然之文而非强為之也行

至於有餘力則本立矣

巧言者必有愧乎其理令色者必有愧乎其心內欺其心外昧其理蓋將以為利也施之行事位卑則害小力大則禍深尚何作之云

六經出於學非學出於六經

學而至於可以受用於日用中能如人意無有所抵牾非克己不能也而克己非學所能了必積其所養之功由勉強以至於安行蓋非速成之業也書嘗曰窮理易循理難明道易行道難又曰脩行無速法

一身之氣隨心念而行心猶火也藏之則深用之則明苟念慮攀緣不已則一身之氣上而不下其見於形者亦病矣故曰真人之息以踵

人之情不必於為善不必於為不善而必於得得者上之所司也其所以得之者在善則相率而為善矣其所以得之者在不

善則相率而為不善矣一夫得之衆人效之風俗寓乎其中矣

孔門諸子不皆著書亦無功業表見於世

天下之治亂可以言命一家之治亂不可以言命也一家之治亂可以言命一身之治亂不可以言命也孔子當周之衰父子講詩書之學天下之亂不足以亂其家之治者也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一家之亂不足以亂其身之治者也

鄭衛方興而韶濩作於齊孔子安得不食而忘味縱橫方佳用而樂正子用於魯孟子安得不喜而忘寢

洪水不能累帝堯之治大亂不能干夫子之聖

驕奢逸豫者付權於人勤勞節儉者求治在己

古之君子窮而在下者其所言乃其所當行者也未有可言而不可行者也古之君子達而在上者其所行乃其所常言也未有可行而不可言者也言其所不可行行其所不可言是之謂與君子

虞舜之樂不解其憂顏子之憂不改其樂君憂於上民憂於下兼任君民之憂者士大夫也乃欺君虐民竊俸祿以去自為佚樂之計于其身習以為常而莫之怪也

堯有丹朱舜有瞽叟有象有啓均禹有鯀周公有管蔡仲尼有伯魚則死有顏淵則死有伯牛則死

堯舜之世公議與國論同人情與天意合

帝王之治求之我而不求之天下漢唐之治求之天下而不求之我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蕭何作律挑崇作刑統觀漢唐之治以此

如燈分光如井汲水愈取愈有日用日新

虞舜在上則天下人才聚於野如百川之東流自文武成康以至於仲尼聖賢之不作者若干年矣一旦仲尼生焉宜乎天奔騰而歸赴也以一匹夫而四科七十二子三千之徒與四岳九官十二牧抗衡上無虞舜下無仲尼則天下英俊何所歸哉

反觀吾身終日之間能寂然無念邪其未能寂然而念起也將
變正念邪多矣念邪推一身則足以知天下矣人知求治亂於
天下乃不知求之吾身天下者一身之積也
天下事物皆從一念中來此念初若毫端離婁子睨之不可得
及其形見而不可掩也三尺童子指而笑之
無學則無六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學而為六經之事業仲
尼以學而定六經之文章是六經出於學非學出於六經也書
曰高宗舊學于甘盤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而後學之名立仲
尼有聖人之德而無其位故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業而
載之於經後之學者乃以六經未作已有聖人之學孔孟以學
而觀六經故出於六經之外諸儒以六經而為學故入於六經
之中
玉藏於山珠沉於淵人求而得之知所用也我藏於我未見求
而得之者不知所用邪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春有警而書王者有頌而詩絕

當治世如鸞鳳之翔于書天當亂世如珠玉之混乎瓦礫

理在朝廷則朝廷尊理在天下則匹夫尊理之所在則尊勢之尊無以抗之

一人非飲食而天下肥一人匪衣服而天下治一人毋宮室而天下安非一人之餘足以及天下也其化然也

有可貴之寶雖使之居賤焉賤亦貴也孔孟匹夫而王公不敢望其毫髮者何也有可賤之寶雖使之居貴焉貴亦賤也桀紂雖尊而匹夫羞與爲伍者何也

關雎之進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祥

○帝王之治見於事孔孟之教存其理見於事則理在其中存其理則事有不然者

古之人禮樂之情勝後之人禮樂之文勝所謂禮樂者古之聖樂之時方將講而用之蓋日行乎四海使民由之者也講而習

之是有司之事也若日月所聽會鄭衛之不如而為韶護於登降之間日月所行會淫蕩之無節而謹威儀於步趨之間民知其實而不見其文民若其費而不知其制曰禮樂去者吾不知其可也

護持安念如農夫之去草自其牙蘖而鋤去之則日少日無矣不然如生馬出閑不可制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預又曰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夫富貴則驕夫貧賤則沮是人也吾知其無所養矣柳下惠為士師三黜無怨言伊尹自匹夫而為天子相若固有之蓋有所養也

孔子合天下英俊而講道于洙泗之間用之則取才於此入才蓋不可取於臨時者也

賁傷虎而傲仲尼衆盜跖而驕顏淵舉世罪之舉世為之孟子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吾嘗見富貴者愛死甚難豈非外物留之者眾邪貧賤者愛死甚易豈非外物留之者寡邪人待物以為用而謂物為已者豈非惑邪

未嘗至其處而意之其為力也勞或告之曰不然則疑親至其處而見之其為力也易或告之曰不然則不惑學至於不惑而後可用也

世未嘗無才初不以治亂為存亡嘗為有意者用渭川之釣華野之耕去人遠矣而商周用之有意也唐不暇撥轢不暇停君近人矣而列國七八時君數十卒不能一日用之無意也秦尚嚴刻而有申商唐善聽納而有王魏齊威九合而管仲出焉一有後忌而易牙用漢武并吞而衛青出焉一有悔忌而趙過用始終於治始終於亂人君亦始終焉之始治而終亂與始亂而終治者亦然人君無畏人主之難一好惡以求之則可以知吾之意如執左契而取之自古焉有借才於異代者邪

伊尹周公正君之言爲君正之實多觀諸陸贄正君之言多君正之實實

世法盡是六經妙用於此領取尤勝於文字中得也

人之爲學當如飲食雖事變紛錯蓋未有一日不飲食者

官品與人品不同官品一時人品萬世

匹夫耕它人食之巳常飢匹夫織它人衣之巳常寒士大夫不耕而食食必肥不織而衣衣必輕暖尊卑貴賤之分當然矣六卿平貴賤而一於理

執有我之見負好勝之氣則賢於已者遠矣是自塗其耳目使無所見聞以爲便佞者之招也

富貴者英雄之坑穽艱難者中人之藥石

收燎原於死灰之中拯滔天於重淵之下莊子曰其息深深

天地間自有六經聖人以語言模寫之耳

制人易自制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能自制而已

君子不恥惡衣菲食而恥一物之不知盡去彼則取此也

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吾獨以為不然夫精金美玉有目者知寶之文章之盛非賢者德者不知也邈可同邪

人之為不善亦有心欲為而勢有所不得為者方其不得為而不為疑若可與為善必勢可為而不為然後知其可與為善也

○人所親到之處或者問焉則不思而對或者曰不然則吾知其人未嘗見也人有所聞於人而未之見者有問焉則思其言以對或者曰不然而心始疑蓋未嘗到其處故也學道者亦然

○人以橫逆加我我以橫逆報之人以君子長者加我我以君子長者報之吾寧天下之人盡為君子而後吾得為君子也有有所見者彼自為彼之所為吾自為吾之所為然發之不厚則事會之來勃然應之耳

境順則隨境逆則反隨則世反則歸

洪水滔天則一人而可辦天作難而無以禦之事無大得人

則成亦無小不得其人則敗
功名之立在乎英俊英俊之用在乎選舉今尚選舉取無用之
文銓選立一定之法豈英俊之遠而功名之不立也
誣槩世法吾道之大弊也非獨立世表有以黑見之鮮有不墮
其中夫攫奪則得廉耻則不得也諂佞則進正直則不進也慘
酷則人畏之寬厚則侮之也富貴則人尊之貧賤則輕之也乎
居無事孰不爲君子孰不爲小人一爲世法所推則反是吾今
欲扶而出之攫奪在前日吾不爲得而捨君子趨小人也諂佞
在前曰吾不爲進而捨君子趨小人也慘酷在前日吾不爲人
畏之捨君子而趨小人也富貴在前曰吾不爲人尊之舍君子
而趨小人也乎 時已定事來則應見善明用心剛者能之
冒三伏之暑歷九折之途得乎北美蓋而不爲嫌者以久不通
史而起行者懼其無所至而愛此日力也士之爲學乃不然三
勤苦之心而甘於逸樂其爲計反出行道之人之下

而人操網罟以入山林則終日無所得獵師晨出而日中取於
而盈習熟者知其處則得之也士欲脩聖人之道非知其要而
取之亦徒勞焉耳

心易放而難收胃易下而難上

人之患莫患乎有疑心君子善狀昭著則以為未必然小人罪狀
昭著則以為未必然是君子常不幸而小人常幸也

境順則進進則逐物境逆則還還則見我

順境有坑穽逆境如藥石

鋒刀之利競於心而鄙薄之氣發於辭令見於顏色不自知其
不可也而它人則知之至於為其所為則亦不能知也是故君
子取諸人以為善

周宣王憂懼而天下喜滕文公哀戚而四方悅憂懼非所以喜
哀戚非所以悅有賢君在上則雖欲不喜不悅有不可得者

帝王之治自己出漢唐之治自法令出自己出脩己而人化之

而人不化已益脩也自法令出嚴法令而人畏之而人不畏法命益嚴也

譽其所無之善亦喜毀其所有之過亦怒夫人貴奠之天人者爲之

○侍吾之不可攻而後和可守侍吾之不可敗而後兵可用不可攻不可敗若在兵爲然兵猶是枝葉也其根本在民越王句踐與民同甘苦則行成於吳者有不可攻之勢諸葛孔明屯田渭上以木牛流馬運則與司馬仲達戰者有不可敗之勢也不如是和則爲無能爲戰則爲一朝之忿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三